

著 原 拉 左

娜 娜



通俗文本學名著叢刊

娜 娜

著原 拉 左
述編 銘 思 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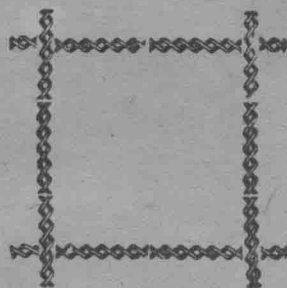


中華民國廿四年八月付印
中華民國廿四年九月出版

【通俗本文學名著叢刊】

娜 娜

每冊實價大洋二角



全國經售處

重慶中學生書局
海門中學生書局
北平佩文齋書莊
開封大東書局
西安共和書局
廣州三友書店

天津南洋書局
濟南東方書社
青島成和堂書局
南京花牌樓書局
武昌新生書局
常州商務印書館
鎮江商務印書館

南京中央書店
杭州春光明書局
南昌文華書局
南甯強華書局
徐州普育書局
廈門開明書局
全國各大書局

原 著 者
編 述 者
發 行 人
印 刷 者
發 行 所

左 拉
胡 思 銘
高 圮 書
中 和 印 刷 公 司
中 學 生 書 局

前言

左拉在一八四〇年生於巴黎，一九〇二年爲煤氣所毒，死於巴黎，一九〇八年春，改葬於班迪安國葬院。

他的母親是法國人，父親意大利人，祖母是希臘人。他的童年和青年期，是在勃羅旺斯省度過的。因了他學校成績的惡劣，沒有取得學位，所以在他踏進社會的開始，僅僅做了些細小的事。

他曾寫過浪漫派和風俗的小說，但自他完成了他的大著，羅恭瑪嘉爾家史後，才驚動了巴黎的文壇，而做了法國自然主義的創始者。

本書是羅恭瑪嘉爾家史的二十卷之一。內容是寫述一個女優娜娜的浮佚生活。她似金蠅一般的，把許多有地位有家產的男子們，弄的破了產，失了聲望。像王多弗爾伯爵的火焚於馬戲，費理伯的虧欠入獄，喬治的自殺，其他如摩法伯爵，福加孟，史丹奈，愛克多，

福歇利的破產，甚至家翻宅亂，無一不受了她的傳毒。

左拉的作品，大部份是無情地曝露社會各階層的醜惡；因此法國的士大夫與道學先生們，一直到現在是他的對頭；他們責左拉把法國的壞象，揭告外國人，却不怪自己社會裏的病態。

不管左拉的小說，是好和壞，但一切的光榮，都歸了左拉是實在的。現在談法國文學的人，往往從一八七一年左拉的小酒店（即商務出版的屠槌）出版後，作為近代和現代文學的交替期。

娜娜不但早已給世界有文字一位的人們所傳誦，而且娜娜的一舉一動，最近已映演在世界各大都市的戲院裏。那末牠是不是一般人所謂失掉了靈魂的一部淫誨的書，這裏可請娜娜電影的觀者，以及娜娜小說的讀者，自去評定吧！

——思銘於縮寫前——

晚上九點鐘的時候，陸離戲院還空空的，祇有疎星般的幾個人，散開在樓上樓下的座位裏。

「愛克多，不是我說來的太早嗎？」兩個才進來的少年，有一個年紀較大，身體高長，生了兩撇小鬚子的福歇利說。

「他們的廣告上，不是說九點嗎？而且克拉麗絲也告訴我是九點呢！」長而瘦的面孔上，現出不如意樣子的愛克多說：「噯！你給綠西定了包廂的位置沒有？」

「定了。她是不會到來早的。」福歇利懶懶地說。「今天算你運氣，看到初次開演的黃髮的梵奴。鮑特那富也真會做事，留了這本戲，到開展覽會的時候纔開演。」

愛克多聽了他的話後問道：

「娜娜，你認識她嗎？梵奴該是她扮的吧？」

「唉！你們老把娜娜來問我，叫我那裏都能認識呢？也許我們可以去找鮑特那富問一個詳細。」福歇利把雙臂聳了聳說。

他們下階到大理石鋪地的通過室裏，那裏是驗票處，已經有許多人在等着。院門口有一個身體粗大，面闊而剃了鬚子的男人，坐在賣票處的旁邊，應付觀眾們的要求。

「這就是鮑特那富了。」福歇利指着說。

但是那戲院經理，先已看見了他，遠遠地嚷道：

「喂！你真好，今天打開費加羅報，一個字也沒有。」

「娜娜的人也沒有認識，叫我怎樣做呢？」福歇利回答了後，爲要打岔子，便介紹他的表弟愛克多·法魯華斯。

那經理和愛克多彼此打量了一番，於是愛克多委婉地說：

「你的戲院……」

「請不要說我的戲院，只說我的『波爾呆』（意即靠女伶招徠觀眾之戲院）罷。」鮑

特那富打斷了他的話，表示他是一個老實的人。

愛克多碰了一個釘子，似乎不願給人家看他，是個初入世面的少年，所以又重新說：

「人家說娜娜的嗓子很好。」

「她是一個抽氣筒。」

「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伶。」

「她嗎？她是一個包裹，她連手足放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。」

愛克多臉兒紅紅地，越聽越不懂了。福歇利正在安閑地注視着進來的女人們，他忽

然看見他的表弟在發窘，連忙走過來說：

「鮑特那富，如果你的娜娜，唱做都不會，那你只好失敗。」

鮑特那富漲紅了臉嚷道：

「朋友，你太傻了！她不會唱做，却有一股強烈的氣味替代了；我是嗅過了她的。你要是不信，那末等她登台後，就會證實我的話不錯。」

鮑特那富正把娜娜的事，告訴他們的時候，他忽然中止了話，嚷道：

「米讓與史丹奈來了。你們知道史丹奈已經討厭了洛絲，所以她的丈夫米讓，一步也不肯放鬆他。」

米讓是個風流男子，很高大，頭像面白的塑神。他拉着身體矮胖，臉部圓圓，鬚髮斑白的銀行家史丹奈，從人叢中，擠開一條路來。

「喂！昨天在辦公室裏的，就是她。」鮑特那富向史丹奈說。

「是吧！可惜我沒有看清楚。」史丹奈答。

米讓懂得他們是說娜娜，所以低了頭，不安寧地在旋轉手指上的一枚鑽石。當他看見鮑特那富把一張相片交給史丹奈，他忍不住插嘴說：

「親愛的，不要說了，不久觀眾就會把她趕走去罷，我的妻子在化妝室候你呢。」

忽然愛克多向福歇利說：

「喂！綠西來了！她正在下車哩。」

原來綠西斯特哇爾是一個四十多歲的醜婦，可是她很活潑風流。她引了嘉洛林愛佳與她的母親來。嘉洛林長的很美，却很冷；她的母親有大家風度，只嫌呆板了些。

「我已經給你留了個位置，你跟我來罷。」綠西向福歇利說。

「不，」他答，「在包廂裏不行，我已定了一個散座了。」

綠西生氣了，但即刻消了氣問着：

「你認識娜娜，而且人家說你同她睡覺過。」

米讓在他們面前用手指掩了嘴，示意他們住口，那時恰巧有一個男子走過，他就指着說：

「這是娜娜的男人。」

福歇利認識他叫達克奈。他曾在女人們身上破了三十萬的資財，而今在交易所裏

兜生意。綠西忽然叫道：

「呀！白蘭！來了；是她說你和娜娜睡覺過的。」

白蘭肯西弗里是一個黃髮的胖女子；同她一起來的瘦男子是伊沙維耶王多弗爾伯爵。

那伯爵與福歇利握了握手，綠西與白蘭肯也亂扯了一陣是非，伯爵就把白蘭肯帶走了。在喧嘩當中，電鈴鏘鏘地響了，於是大家你推我擠的向內走着。

戲院裏一行一行的椅子，漸漸坐滿了觀眾，台上的大光燈，也已發出黃色和玫瑰色的光芒。樂師們正在台下調理他們的樂器。

這時福歇利與愛克多，已回到了散座，放眼在找相識的人。愛克多見達克奈坐在樓下的散座裏，在他的身旁，有一個十多歲的少年，大約是中學裏逃出來的學生，睜了一對美麗的眼在看人。

愛克多忽然有所感觸地問道：

「樓上有一個婦人，身邊有一個綠衣女子陪着的是誰？」

「這是嘉嘉，她在路易腓力時代（十九世紀的法國國王）的初期很紅。那穿綠衣

的，是她的女兒。」

那時樂師在奏着樂器，算是開場了。福歇利指着包廂裏的新聞記者和戲劇批評家告訴他的表弟。忽然間，他看見愛克多向對面包廂裏的人施禮，便詫異起來問道：

「怎麼，你認識魔法伯爵嗎？」

「呀！很久了。」愛克多說。「魔法的田地，與我家的很近，所以我常到他家裏。此刻他陪了妻子與他的岳父叔雅爾侯爵在一起。」

接着他便把叔雅爾侯爵是一個國會議員，伯爵新任皇后的侍臣，一起都說了出來。於是福歇利向他說：

「請你等一會把我介紹，我希望每禮拜二到他們家裏，參加他們的集會。」

一陣「噓噓」的聲音，台上已經開幕了。音樂隊奏着華爾斯，有令人思淫的魔力。觀眾受了音樂的催眠，在微笑中，收斂了他們的談話聲。台下二等座裏，戲院買來拍手的人們，早已狂熱的鼓掌了起來。愛克多突然問：

「呢！有一位先生，陪伴着綠西？」

福歇利把望遠鏡望了一望，即刻扭過頭來，不在意地說：

「呀！原來是拉布迭特。」

後面的人，在叫着「靜默！」他們只好住了口。黃髮的梵奴第一幕的事情，發生在奧布倫天國，台上佈景是一個天宮。先是克拉麗絲扮的天使伊利思，與王子加美尼特出台，許多小仙們，助着他們唱歌，接着洛絲扮着仙女狄燕上台了，她一進來唱着埋怨王子馬爾斯的話；因為馬爾斯正厭棄了她，另愛了仙女梵奴。這時名男伶普魯利耶所扮的王子馬爾斯也出了台，合唱了一首滑稽的歌。

觀眾變了冷淡，因為劇情令人討厭起來。但是戲院裏買來喝采的人們，又掌聲雷動的拍起手來，大家以為娜娜出台了。那裏知道祇是由伊利思與加美尼特導引進來的一羣塵世的代表，投訴玉皇，告仙女梵奴鼓勵他們的妻子偷人的勇氣。他們唱的聲音很可憐，惹的大家都開心的說：「這是烏龜的合唱，這是烏龜的合唱。」後來梵奴的丈夫，吳爾

剛來了，於是烏龜們又唱了起來，求這烏龜之神的息怒。扮吳爾剛的，是戲院裏最滑稽的丑角方丹。

此刻戲台的後方，展開一道裂痕，梵奴出現了。扮梵奴是娜娜，身體很高，以她的年紀而論，該是十七八歲的光景。她穿着仙女的白衣，金髮垂在肩上，向觀眾笑着，走到台前，唱着長歌：

「梵奴在晚上徘徊……」

唱到第二句的時候，竟似戲院經理所說的一個抽氣筒，歌腔不合節奏，她的做工也很壞，二三等座裏，早已喝着倒采，然而在頭等散座裏，有一個少年大聲叫道：

「妙得很！」

原來那是中學生樣子的少年。他給全場人的目光，注視紅了，達克奈微笑地審視他。這時有些少年男子，也給娜娜的容貌迷住了，喝采道：

「對了，好啊！好啊！」

娜娜看見台下的人們笑，她自己也就笑起來，全場的樂趣越發增加了一倍。這女子最奇怪的，一笑便有一道很動人的笑渦。她唱着第二段：

「半夜時，是梵奴經過……」

她的嗓子依然很潤，可是她已搔着了觀眾的癢處。她那紅色的嘴，藍色的眼睛，增加了不少的媚態。大家已經不覺她的姿勢難看，反覺得迷人似的，采聲越發熱烈了。

這幕戲，在狄燕聽了梵奴與馬爾斯的情話，決定不離開他們一步；諸神又決定了到塵世考察，便算完了。在收尾的時候，有伶人們音樂隊的合奏，增添了不少的興趣。

幕垂下了，觀眾異口同聲地說：

「這是糊裏糊塗的。」

福歇利與愛克多從頭等座裏出來，在樓下的走廊裏遇着了史丹奈與米讓。史丹奈就嚷住了福歇利說：

「我像在遊藝場裏，撞見過她的。」

「我也像遇見過她，也許在特麗恭家裏吧？」福歇利放低了聲音說。

愛克多覺得娜娜很好，她如果能練習歌喉，那就更好了。這時他們便離了史丹奈與米讓，到休息廳去。

電鈴響了，福歇利與愛克多又找到了他們的座位。愛克多首先放眼望嘉嘉，却見方才陪着綠西的那黃髮男子，已在嘉嘉的身邊。

「這位先生叫什麼名字？」他問。

「呃！是拉布迭特，他是什麼女子都認識的一位先生。」福歇利仍舊不開心的說。

台上第二幕的佈景，是一個郊外的跳舞場。這時來認識塵世，從事考察的諸神們，都改了裝，叫人家不認識他們的面目。到此劇本才轉危爲安。這些神聖的言語裏，都隱藏了淫邪，使觀眾開了賞覽的脾胃。大家胡鬧了一陣，吳爾剛出台了，他一味追隨着頭上披了一塊手帕的梵奴。這時洛絲却穿戴了童衣童帽，發出狄燕的怨聲，唱做都十分美觀；可是她給肥胖的娜娜，身上所發出的強烈的女人氣味之散佈，而全場的人們，都爲娜娜麻醉

了。

狄燕撞見梵奴正在與馬爾斯約會，她連忙把時間與地點去告訴吳爾剛，吳爾剛說了聲：「我自有主意，」幕便下了；戲座裏的人也漸漸地走動了起來。

「我要去向摩法伯爵與他的夫人請安。」愛克多說。

「對了，福歇利回着：『請你給我介紹，而後我們一塊兒下來。』」

他們擠上了樓，由王多弗爾的指點，知道摩法是在包廂第七號。

愛克多把他的表兄介紹給摩法伯爵，他很冷待的樣子。然而那伯爵夫人聽見了福歇利的名字，就抬起頭來，稱讚他在費加羅報上的文章。他們談了一會全球展覽會的事，接受了伯爵夫人邀請他們來參加下禮拜二的集會，就告別了出來。

當他們到了下面，在陸離咖啡館飲着的史丹奈與米讓嚷住了道：

「請你們來陪我們喝一杯啤酒罷。」

咖啡館客廳的另一頭，有一個面容天真而和婉的女子，在對着一隻空杯發呆，像焦